

格局大了，路就宽了

段邦芹

近日读报，一幅寓意深远的漫画引起了我的思考：一堵高耸的薄墙之上横架块窄木板，两端各立一人，墙外即是万丈悬崖。木板上的两人能安然立身，依靠着相互制约的平衡之道与唇齿相依的合作之理。可木板后端的人却心生私念，认为同伴挡住了自己的“出路”，全然无视脚下的险境与相互依存关系，抬脚将对方踹下悬崖。刹那间，失衡的木板轰然倾覆，自身也随之坠入深渊，最终落得两败俱伤。

这幅漫画，道破人与人相处的底层逻辑：弱者互私，困于一隅寸步难行；强者搭桥，渡人渡己行稳致远。渡己是生存能力，渡人则是处世格局。古人云：“是以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。”一个人的格局，决定了眼界的广度、胸襟的宽度，更决定了人生之路能走多远、能攀多高。

格局的大小，恰似树木生长的土壤。一棵树苗，栽于花盆，至多高半米；移至大缸，能长到一米有余；唯有根植广袤大地，方能长成参天大树，成为栋梁之材。树苗的高度，不仅取决于自身长势，更在于扎根的土壤；人生的高度，同样不只是能力的较量，更是格局的比拼。格局狭小者，盯着眼前蝇头小利，纠结一时得失荣辱，如同井底之蛙，所见不过井口之大；格局宏大者，跳出一时一地的局限，着眼长远与全局，如同翱翔天际的雄鹰，俯瞰山川万里而心有丘壑。

格局的力量，在合作共赢的实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一位外国教育专家曾在中国一所小学做过经典实验：窄口瓶内装着七个系线彩球，代表失火房子里的人，在规定时间内拉出彩球才算“逃生”。哨声一响，孩子们没有慌乱争抢，而是迅速商议，依照顺序有条不紊地依次拉球。不过三秒钟，七个彩球悉数被拉出，实验圆满成功。

目睹这一幕的外国专家激动不已，连声赞叹：“了不起！我在许多国家做过此实验，从未如此顺利成功过。”大多数时候，孩子们会同时拉扯彩球，结果都卡在瓶口，最终全军覆没。这场实验印证了深刻的道理：唯有心怀大局、彼此成就，方能突破困局、实现共赢。孩子们以纯真与智慧，诠释了格局的真谛——格局不是独善其身的精明，而是兼济他人的胸怀；不是争强好胜的冲动，而是协同合作的理性。

遗憾的是，现实中因格局狭隘自断前路例子也不少见。某公司重点项目启动，运营部牵头推进，产品部的小张因专业能力出众被特派协助。可他却打起“小算盘”：项目由运营部主导，自己即便全力以赴，功劳也未必被看见。于是他消极怠工、敷衍了事，导致产品环节漏洞百出，拖慢项目进度，运营部报告被公司全盘否定，项目主导权移交产品部。

一夜之间，小张从“旁观者”变成核心人物。他随即日夜扑在工作上，打磨出的全新报告赢得高度认可，在表彰大会上风光无两。不久后公司晋升评选，业绩亮眼的小张却意外落选。公司负责人道出症结：“项目之初他敷衍推诿，产品部接手后才全力以赴，这般态度暴露出其狭隘的格局。这样的人，做事或许能胜任，但格局太小，难当领导重任。”

小张的遭遇，恰似一记警钟。他凭借能力赢得一时掌声，却因格局短板错失长远机遇。能力决定一个人能“做什么”，而格局则决定一个人“能走多远”。

古人云：“不谋万世者，不足谋一时；不谋全局者，不足谋一域。”在互联网互通的时代，没有谁是一座孤岛，也没有谁能仅凭一己之力成就伟业。唯有摒弃私心、涵养格局，在合作中成就彼此，在包容中拓展天地，方能让人生之路越走越宽广，越走越光明。

漫步云龙湖的冬

华玉琳

冬日的云龙湖，褪去了春日的绚丽与夏日的浮躁，也收敛了秋日的斑斓，以一种沉静而内敛的姿态，拥抱着每一个愿意走近它的人。

从中山南路刚走到湖东路，眼前的云龙湖便如一幅缓缓展开的水墨长卷，目光所及都透着冬日的清冽与诗意。碧波荡漾的湖面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微风拂过，湖面泛起层层涟漪，阳光用金色的笔触轻轻勾勒着湖水的轮廓，仿佛无数细碎的金鳞在跳跃，闪烁着耀眼而柔和的光芒。远处的山峦，在薄雾的笼罩下若隐若现，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，与湖水相映成趣，构成了一幅宁静而深远的冬日画卷。

刻有“云龙湖”三个大字的巨石，静静地矗立在湖畔，透着一股历史的厚重感，似一位沉默的守护者，见证着云龙湖的四季更迭。沿着北大堤漫步，万人游泳场冬日里格外宁静。

此刻，我在这寒冷的冬日里，独自享受着这份宁静与自由。途中，没有了夏日的喧嚣与拥挤，只剩下偶尔传来的几声鸟鸣，和风吹过湖面时发出的细微声响。

湖中路两边，野鸭和鹭鸟在湖面上自由自在地飞翔。它们时而掠过水面，激起一片片细小的浪花；时而跃入空中，发出一声声清脆的鸣叫。这些可爱的生灵，为冬日的云龙湖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。看着它们在湖面上嬉戏玩耍，我不禁想起了那些关于自由与快乐的古老故事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

继续前行，柳树和芦苇在冬日的风中摇曳。柳树的枝条虽然已经变得稀疏，依然保持着一种坚韧而优雅的姿态；芦苇则像一群忠诚的卫士，守护着这片宁静的湖面。它们的存在，让冬日的云龙湖多了一分诗意与浪漫。

珠山公园的树林里，枝条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苍劲有力。那些树枝虽然没有了绿叶的陪伴，却依然保持着一种坚韧而挺拔的姿态，像一群沉默的战士，守护着这片土地，等待着春天的到来。

一座古朴的石桥横跨在溪流上，桥下的溪水清澈见底，潺潺流淌着，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。桥边的荷，早已没了夏日的曼妙，将枯萎的姿态化作无声的诗，以一种褪去繁华后的风骨之美，定格出独有的意境。它们像一群经历过风雨洗礼的智者，静静地诉说着关于生命与岁月的故事。站在桥上，我能够感受到那份来自大自然的宁静与和谐。

小南湖沉水廊道两旁的墙壁上，刻满了岁月的痕迹和历史的印记，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仿佛都在诉说着一段古老而动人的故事。我放慢脚步，感受着来自历史的厚重与深沉。

每一次漫步，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，漫步在冬日的云龙湖，我仿佛与它融为一体。我深切感受到来自内心的平静与安宁，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意与远方。或许，这就是漫步的意义所在吧——不在于目的地，而在于沿途的风景和内心的感受。

冬日萝卜卷子美

杜玉芬

冬日清晨，退休的大儿子送来一包萝卜卷子，我一摸还热乎乎的。

萝卜卷子是最喜欢吃的东西，可能是因为小时候住殷庄村时，母亲就经常蒸萝卜卷子吃。她都是先把面和得软硬适中，饧面的时候，从自家地里拔几个萝卜，洗净后切成丝，加盐杀水后再挤去水分，加上葱丝、拌上油盐，搅拌均匀成馅。

那时候，我都是在灶台前，拉着风箱把火烧旺。看着母亲把面擀成薄片儿，将馅均匀地摊在面皮上，再卷成长条，在算子上摆成一圈放好后，上锅大火蒸熟。开锅冒气时，我就能闻着一股香气，蒸熟后再切成小块就可以吃了，既当饭又当菜。

记得我曾问母亲：“你怎么会做的，还做得这么好吃？”她说：“早年我看你外奶奶就是这么做的，杜家人也都喜欢吃……”我大哥玉书放假回家时，也让母亲蒸萝卜卷子吃。我好奇地问：“大哥，你在外面就没吃过？”他说：“我在丰县教书，在学校食堂里也常吃，味道也不错。但我总觉得，还是咱娘亲手做的好吃。”

我成家后，也学着母亲做萝卜卷子，不过是在蜂窝煤球炉上蒸，蒸好了趁热吃。大概是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，孩子们看着电视上的小品，吃着萝卜卷子，就着我腌的萝卜条、萝卜豆，喝着萝卜白菜汤……还美滋滋地说：“咱家这算是‘萝卜荟萃’了！”

那时候，不光我家常做萝卜卷子吃，左邻右舍也如此。你看现在，菜市场里、食品摊上都有售卖的，看来萝卜卷子已成为徐州人的家常食物了。

由此我想，卷子和卷着各种馅料的花卷，都是自古以来的家常食物。但将萝卜当作馅料，做成卷蒸熟吃，却是徐州人的偏好，这是为啥呢？

《金瓶梅》第三十四回写道：“书童教人……买了一钱银子的搽穰卷儿。”研究《金瓶梅食谱》的专家说，“搽穰卷儿”就是涂有馅料的卷子，用酵面团卷制蒸熟而食，很可能就是现在的葱油花卷、椒盐花卷。书中多次写到徐州，“搽穰卷儿”正代表了苏鲁交界地区食物的一大特色。

网红美食博主“粉红大叔”曾在《都市晨报》上介绍：徐州人做萝卜卷子用死面，软硬适中，和好的面团要饧30分钟。洗净的萝卜切丝……均匀地撒在擀好的面皮上，卷好分切，上锅大火蒸熟即可。

两相对照，我想现在徐州人做萝卜卷子，虽然是用死面，但也得“酵”、得“饧”，才能擀成面皮。至于卷好分切后上锅蒸，还是卷好上锅蒸熟后再分切，两者皆可。所以我感觉，萝卜卷子乃是由“搽穰卷儿”演化而来，慢慢发展成人们喜爱的日常主食。

